

# 藝術獎賞 得獎後又怎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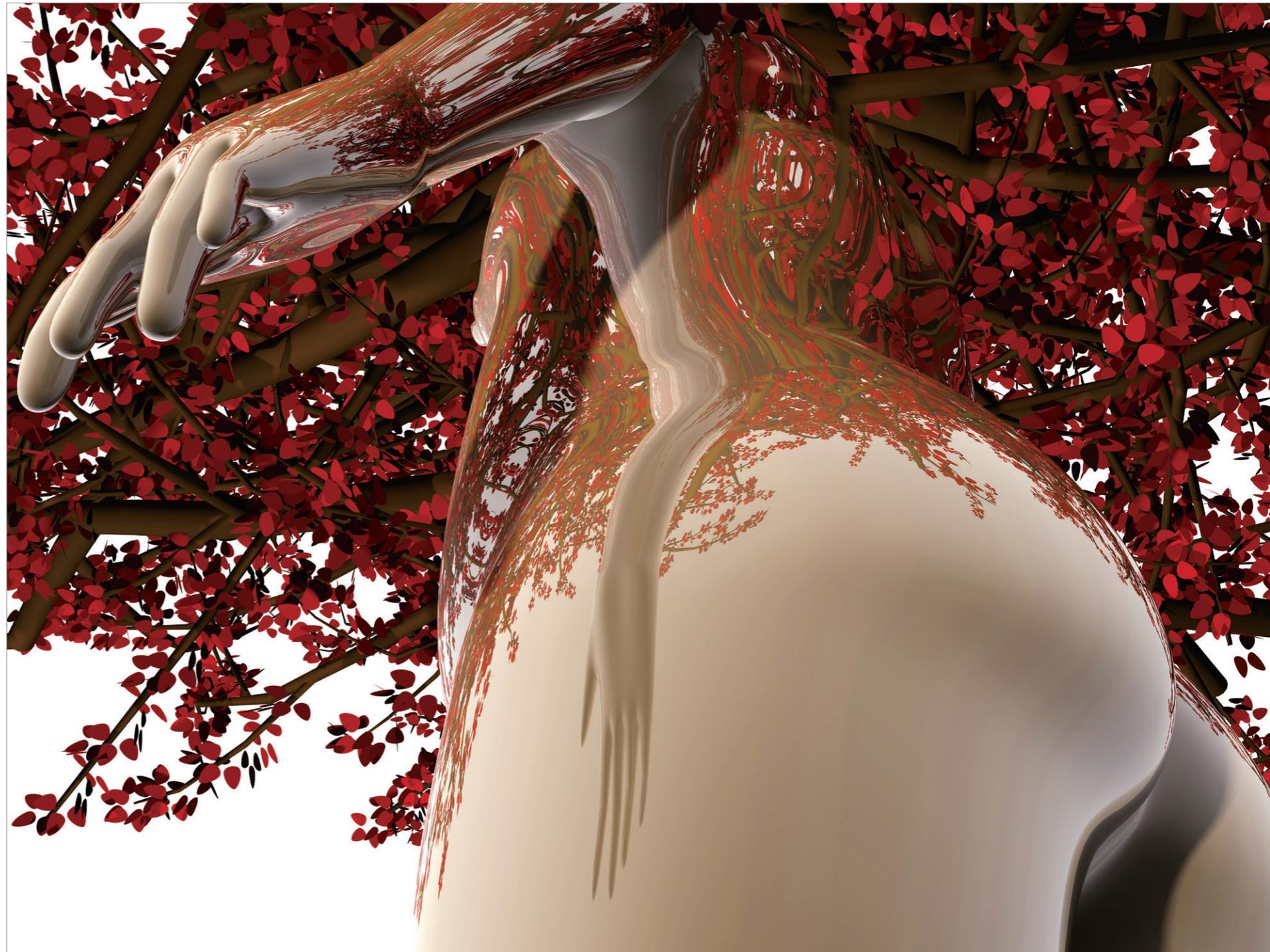
文 / 黃志偉 (崑山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副教授)

## 話說競爭

就某個角度來說，人在尚未可稱為「人」之前，也就是在稱作受精卵的前一個階段，競爭就已開始…在億萬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而有了機會出生於世，輪迴成人。這一說法似乎在講述著人或者自然的生存競爭本質。人的存在就必須非得為生命、為生活做點事，即使修行到無所求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競爭，根本無法避免！而生命中除了維繫生命所需之外，物質文明資本主義的社會生活裡，那些所謂的名聞利養更是讓人萬念相續不斷的汲汲追求，吃飽了就想功成名就，功成名就後自然就是荷包滿滿的幸福富足生活！？在各種領域職業上幾乎都是這樣，大家每天奔波操勞煩忙，除了溫飽就是名利追逐的競爭遊戲，因而許多的證照或獎項等認證機制被創立、被塑造甚而被推崇到具備某種神聖性的高度，如諾貝爾獎、金像獎、金獅獎、金球獎和普立茲獎等世界級不勝枚舉之大獎。這些獎項的認證是對某一專業的公認肯定，是項榮譽、驕傲，更是品質的保證！？也是從事此專業者取得優渥資金與生活的來源。而搞藝術的當然也不例外，從過去到今日，若無法被主流機制肯定、背書，想要取得藝術地位功名者是相當困難的，當然也有特例無論古今中外。



蘇育賢 (東和五金—你可以看起來很好，但你正在瀕臨死亡)  
2007 高遮蔽PVC+霧膜、5mm輕強化玻璃  
150x20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蘇育賢 2007年高雄獎作品 (東和五金—步驟三) 2007 高遮蔽PVC+霧膜、5mm輕強化玻璃 150x200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周珠旺 《向蒙娜麗莎致敬-我的母親》 2013 油彩、畫布 130x161.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到底誰是主流機制？是官方文化統治者、美術館、市場、輿論媒體還是學術單位？成為一個有名的藝術家很重要嗎？何謂有名？有名的感覺是如何？成為一個有名氣、有地位有影響力的藝術家，成為一個大咖，然後呢，又怎樣了？除了更肯定了自己，讓自己對自己熱愛的藝術事業更有信心、更能夠走下去外，還剩下了些甚麼價值？或許那種在藝術圈子裡自我想像是個咖的感

覺真好，能藉由自己所創作的作品沾上藝術主流領域的邊也不錯，然後這種自覺是個「咖」的虛妄想像就不斷的擴大，不斷的自我麻痺與掩飾，也就不斷的忘卻甚而喪失對藝術的初衷，然後便是大咖小咖的比來比去，在沒有任何認證的虛妄想像裡，誰也不服誰下徒增庸擾，甚而形成門派間可笑又無聊的鬥爭!!! 看到這裡，或許你會覺得怎麼用這麼灰暗負面的前言來書寫看待認證



藝術家周珠旺 (攝影：黃志偉)



藝術家蘇育賢 (蘇育賢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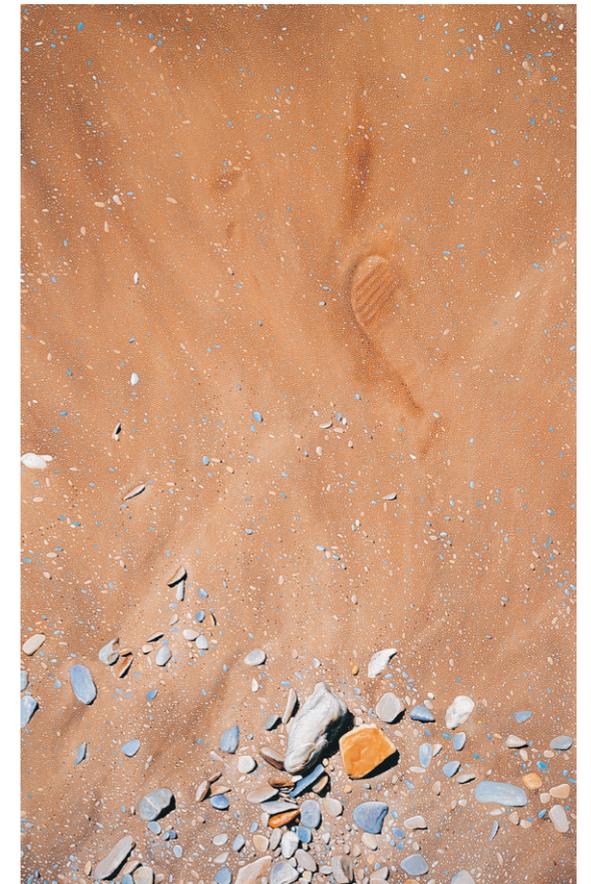
藝術家邱國峻 (攝影：林宏龍)

機制與獎項，其實也因為現實就是這麼真實與殘酷，想要參賽的人的動機、意圖與想望才能真正的被看到，觀眾或許也能透過這樣誠實的書寫，了解官方以文化統治者之姿來舉辦獎項認證，對藝術文化所帶來的重大影響，以及藝術家如何藉由得獎來創建自己的藝術事業，當然有些藝術家是不需要獎項的加持，也能創出一番轟轟烈烈的藝術版圖。

### 獎賞

當一個藝術家或身為一個畫家，從小到大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參加一些大大小小的美術比賽，從校內辦的比到校外，再到全省、全國。得獎，在日治時期是做一位畫家出人頭地的好管道，更可跟反對的家人們證明自己可以靠藝術活著，尤其在民風保守的農業時代要從事專業藝術工作，相信大部份的台灣第一代畫家都碰到這一困擾，而這樣對學畫畫、當藝術家會餓死的思維觀念也一直延續到今日仍存在著些許殘餘。因此，得到官方認證的獎、賞，不僅是畫家要向家人做出的能力證明，當然也是透過得獎來證明和肯定自己的專業水準是否經得起公評。在台灣，有關視覺藝術類的獎項從過去的帝展、台展、省展或臺陽展到今日的台北獎、高雄獎、桃園獎、南瀛獎、各地方性美術獎與近幾年又復辦的全國美展等等，當然還有由民間企業所主辦，獎金最高且深具學術權威的台新獎，這些獎項歷經了政

權更替、農業到工業社會的轉變、專制獨裁到自由民主化等時代大環境的變動下，當是互有消長與替換，除了逐步提供更高、更優渥的獎金來吸引參賽者外，也顯現其給獎機制內部結構某種美學價值的偏好，因而也就生產出全然迥異的視覺



周珠旺 高雄獎作品 《石頭系列：足跡》 2002 油彩、畫布 116.7x74.7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邱國峻 高雄獎作品 《神遊之境》 2011-2013 網布輸出、刺繡 115x75x0.5cm, 112x75x0.5cmx2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與藝術思想脈絡。另外，不同的獎項也劃分了參賽的族群，在美學認知與認同的差異化下，孰優孰劣更涉及到文化統治話語權等問題。

以目前的現象來看，在眾多藝術型態的獎項裡，當是以台北獎、高雄獎和台新獎最具指標性（市場性），也是最被年輕一代的藝術工作者視為跨入藝壇的重要戰場與門票，讓人眩目的數十萬到上百萬的優渥獎金，競爭性極強、挑戰性高、極難獲獎和深具藝術權威性，種種嚴峻的條件與吸引人的金額當然會讓有抱負、理想和強烈企圖的藝術工作者紛紛投件，進入戰場拼比廝殺一番！而地處南國的高雄也在2003年開始由過去的高市美展轉型到現在的高雄獎<sup>1</sup>，並建立了獨特的給獎機制，十多年來也產出了近60位的高雄獎得主，而這群藝術家有些人不僅拿了高雄獎甚至臺北、台新等大獎皆有所獲，並備受矚目的得到畫廊市場的青睞，從此一腳踏入專業藝術家行列，開啓為藝術拼搏的美麗人生！<sup>2</sup>

### 得獎者們

為了要了解高雄獎的得主們在得獎後是否真如上述所言有著為藝術拼搏的美麗人生，筆者找

來身邊不太熟的、半熟的和比較熟的三位藝術家朋友一起來聊聊，關於想要參加高雄獎的動機、因緣及一些想法，還有得了大獎之後對自己的藝術工作有何影響或是改變？對他們生涯發展的意義與影響？有趣的是筆者所稱的這三位不太熟的、半熟的和比較熟的藝術家朋友，他們剛好分別在高雄獎的前、中、近期得獎，在年紀上又剛好是中、青、老三代（依得獎年份為六、七、五年級生）。他們分別是周珠旺（1978~）、蘇育賢（1982~）和邱國峻（1968~）等三位在創作媒材、形式與議題內容都不同的藝術家。

來自屏東農村養鴨人家的藝術家周珠旺，可算是第一屆高雄獎的得主，參加高雄獎的動機其實相當簡單，就是能拿到獎金讓父母親家人高興，畢竟家裡的經濟條件並不算好，同時也跟家人證明自己有能力靠畫畫賺錢生活。事實上，周珠旺在得獎前已經參加過幾次高市美展，成績是入選或優選，到最後終於不負苦心人的在2003年拿到獎項，獲得高雄獎後被鼓勵、肯定的周珠旺就此確立了自己的創作風格，也對自己所鍾愛的寫實畫風更有信心，讓我們見到他以照相寫實的技法表現沙地情境的細膩筆調。周珠旺在得獎前

幾年的參賽成績為入選或優選，這也驅使他從無心隨興的參加到逐漸思考如何讓作品更容易被看見，意識到自己以照相寫實的手法來表現可能有些過時，或質疑著自己的技術面可能尚未成熟，想必此時藝術家的創作思緒是猶疑波折不安的，再加上當時的藝術主流趨勢尚是混亂不明，正處於新不新舊不舊的曖昧轉型期<sup>2</sup>，事實上也很難有何判準及所謂策略上的思考，因此選擇做自己、忠實於自己所愛、所能，則比較務實也更貼近自己沈靜的性格。高雄獎得獎後，周珠旺又陸續得到南瀛獎、台北獎以及奇美藝術獎等指標性大獎的肯定，可說是相當的備受矚目，更表示他的藝術創作廣受藝壇各方視野的認證，不過台北獎的「囡仔王」系列乃完全跳脫他原本的照相寫實風格，這是一條創作上的叉路，不僅是藝術家多元創作思想的展現，也存在著台灣當代藝術大環境氛圍的影響。周珠旺表示，常常會聽到有人跟他說畫寫實的過時、不夠當代、也沒觀念思想等貶抑之說，這樣的說法對他而言一開始確實有些困擾，藝術創作現不現代、當不當代很重要嗎？難道寫實的表現就沒觀念思想嗎？因此，他決意用另外一種方式證明自己也能用觀念或其他形式

手法來創作，也不諱言「囡仔王」系列有著策略性的創作思考，來進軍台北獎並一舉拿下獎座，以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實力，所謂現當代之說對他而言已不是問題。高雄獎奠定了周珠旺個人的風格，也認證了他的藝術創作品牌，開啓了他專業藝術家的創作生涯。

另一位跟筆者算是半熟的年輕藝術家蘇育賢，在2007年，以《東和五金》一作獲得高雄獎，並在同年也獲得世安美學獎、台北美術獎首獎，之後更在2014年以《花山牆》獲得台新藝術獎，成為年輕一代藝術新星。蘇育賢表示，高雄獎得獎後就開始被看見、被認識，陸續有許多展覽邀約的機會，於同一年又一手包辦了台北獎與世安美學獎，一年三大獎項斬露頭角，讓他有機會認識更多藝術家朋友並願意與他對話，這點對蘇育賢來說非常重要。的確，年紀輕輕就獲得殊榮真會讓人飄飄然，不過蘇育賢說，如果藝術是個問題的話，那麼得到高雄獎和台北獎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讓他有辦法在藝術與現實的條件上去探問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當時年紀輕輕也還在摸索，還不清楚他那些得獎的作品有何脈絡發展的可能，能幸運的得獎增加了他對藝術探問的信心！



邱國峻 《幻境神遊》  
2013 絹布輸出、刺繡  
115x75cm, 110x75cm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2008年蘇育賢獲得台北國際藝術村與韓國光州美術館交流駐村計畫的機會，前往韓國光州駐村三個月，這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國，到了異地一切的感覺都新鮮敏銳了，也讓他有重新觀看世界與自己的機會，自此開始反省過去躲在電腦前畫3D的創作方式，轉移到對身邊事物的關注上。創作就此轉向粗糙又便宜的物件上，一改過去得獎作品中假假的、精緻的又冷的電腦繪圖，這是重要的轉折點。2011年之後創作上開始有了合作對象，逐步發展到進入田野調查工作，讓錄像、相片和東西組構敘事，進而開展出《花山牆》這部大作。從高雄獎到台新獎，得獎給予蘇育賢創造了許多機會，不僅是創作上的極大轉變，亦是現實資源上的挹注，讓藝術家有著更充裕的條件繼續記錄、思考、摸索下去……

於2014年以《神遊之境》系列獲得高雄獎的邱國峻，在這次訪談裡筆者將他列為比較熟的又算是老一輩的藝術家朋友<sup>3</sup>，並且也曾擔任高雄獎評審委員，是個學經歷與創作能量相當強又豐

富的藝術家。對於自己拿到獎項其實也感到不好意思，一個是年紀資歷都到了某種程度，另外不可諱言的也是缺錢用。不過，他所投件的系列作品已經醞釀研究累積了5年之久，不是為比賽而做作品，只是剛好到了時機點就送，但對於參賽還是有運用些策略性思考，因為有當過評審的經驗較了解評審機制與過程還有評審重點。因此，在系列作品上做了一些調整，主要和參考作品的調度安排是重要入選的眉角之一。不過，一公佈入選後邱國峻開始緊張了，壓力其實也很大！因為可能有學生一同參賽，萬一沒得大獎臉面就掛不住！因此複選布展時也發了很多心思來展現。對於參與大獎比賽，邱國峻提供了參賽的教戰守策，第一當然是作品本身的觀念形式與內涵的研究創造性表現要細膩精準，再者，主要作品與參考作品的調配，這裏涉及到初選時如何在同一類項眾多的作品中得以脫穎而出，進入複選時則更要注意到整體作品呈現的問題。對邱國峻而言得獎當然是很開心，在自信心的增強方面其實算還

好，不過仍感受到有光環，有感覺到得獎後的展覽機會變得很多，畫廊的邀約也不斷而來，不可否認高雄獎的光環有相當的助益，也對其創作能夠更成熟發展並且延續轉移到下個階段的創作幫助很大。

### 得獎「敢」言

高雄獎、台北獎和台新獎是目前台灣視覺藝術領域最具指標性的幾項大獎，每年度產出許多得獎者，為台灣當代藝術認證了諸多年輕藝術新秀，同時也為畫廊市場提供可力捧的藝術家名單，這是大獎給獎機制所帶出的商機，更是各大藝術研究所研究生奮力爭取的戰場，得獎變成擠身藝壇市場的希望。這一現象是否為某種藝術生態的變態還有待觀察，過去畫廊市場急著在各大獎出爐後搶新秀的狀況，在今日經濟環境不佳下已逐漸萎縮，而想要藉由得獎來讓自己在藝壇發光發熱的年輕藝術家，在參賽策略的操作更要小心切勿過度與迷信大獎，畢竟由某種美學權威所

調控的給獎機制有其時效性，隨著時間汰換的速度愈來愈快而稀釋失效，為參賽而作的作品難免過於功利與虛偽，得不得獎與賣的好或不好也沒甚麼必然的關係！雖然透過三位高雄獎得主的例子，讓我們瞭解到得獎的光環與功效是很明顯的，確實能讓藝術家在專業工作上獲得肯定且持續經營創作，不過得獎是一時的，藝術創作工作卻是一輩子的事，不會因為你曾經有過光環就會保證你一輩子的創作都能精采萬分無懈可擊，仍是需要每天勤奮努力耕耘累積，誠實面對自己的生命與靈魂才是正途。■

<sup>1</sup> 2003年之前為高雄市美術展覽會，2003年開始冠上「高雄獎暨第20屆高雄市美術展覽會」，2008年便直接稱為「高雄獎」，並設立觀察員制度與觀察員特別獎。

<sup>2</sup> 周珠旺於2003年獲高雄獎，在此之前的參賽機制為高雄市美術展覽會的評選型態。

<sup>3</sup> 事實上，他得獎時未滿45歲，尚有資格參加青年藝術家作品典藏的評選，而他也在同年以第一名之姿拿到青年藝術家作品典藏資格，所以邱國峻並不老。